

名家随笔

那些年的冬至

乔忠延

1999年立秋时,我正主持修复大火焚烧后的尧庙,白昼忙工程,夜晚阅读典籍研究尧文化。蓦然悟到帝尧时期钦定历法、确定节气,是促进农耕跨越,催生早期国家的根本动力。为此,萌生了写节气笔记的念头,即写下第一篇,并坚持至今。何曾想到,2003年陶寺遗址发掘出了帝尧时期观测节气的观象台;何曾想到,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;何曾想

到,2021年,我的节气笔记,结集为《跟着节气过日子》一书,正式出版。

2025年的冬至即将到来。冬至又称至日、长至、冬节、拜冬、亚岁等,是二十四节气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气。这一天,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北半球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。之后,白天一日一日渐渐变长。此时,翻阅二十余年前写下的笔记颇有趣味。在此,特选录几则与大家分享。



1999年12月22日 农历十一月十五 星期三

从杭州坐火车,是个艳阳高照的中午,赶到泰安正好是第二天早晨。到旅店用饭的时候,一轮红日从楼顶上,天却寒寒的,似乎是大厅里没有暖气。饭后乘车去曲阜,下了车,才知道什么叫冷,才知道没有把外套穿上,让它安卧在车上的行李箱里实在是天大的愚蠢。冷得人手插在口袋里还冻得疼,看祭孔表演,冷得坐不住,来回踱步。表演的人也缩手缩脚的,动作很难到位。下午游孔林时,慌忙把大衣披上,感觉好些了。

与家人通电话,家里也冷。本来是要去大连,飞机已飞上天了,广播里却说,飞机出了机械故障,需要返回济南机场检修。这声音简直比炸雷还响,要是降落不了,要是跌落下去,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好在谢天谢地,终于落地了。

改变行程,退票,进济南城,找个汽车,一口气坐了9个小时到了太原,连夜乘车赶回临汾。第二日中午吃饭,是饺子。方明白冬至了,怪不得突然冷了好多。

2000年12月21日 农历十一月廿六 星期四

冬至是个好天气。

冬至的前两天是愁人的天气。早晨起来,天地间茫然一片,大雾迷蒙,难见人影。到了正午,仍是这个模样,让人愁愁的。那不是雾,而是灰尘笼罩着。

突然,有风了,风呼呼叫了一个晚上,梦里也吼叫不止。

第二天起床,好美呀!天蓝得像是冲洗过的,简直可以和天山顶上那一尘不染的穹庐媲美。地也开阔了,人也精神了。天地人和,都和在天象的变幻里。

过了一天,天仍亮,亮蓝亮蓝的,却比有风的那日暖和了。

这时候冬至来了。

2001年12月22日 农历十一月初八 星期六

交节的天气会有变化。这是多年来祖祖辈辈的体验和总结。事实证明也是这个理儿。

今年的冬至却特别。印象很平和,平和得无风无雪,连云也不那么多,只是偶尔有一丝,在蓝天上浮着。无愧于冬天的是有些冷。冷是因为数日前刮过风,来过寒流。因而,冬至的特点是——亮寒。

似乎要印证规律的铁定性,所以,冬至过了,没有动笔,等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过去了,天还是亮的,风还是和的,天气比冬至时暖和了,我才始信交节了也有不落俗套的。

冬至就这么平平稳稳地来了,平平稳稳地去了。

2002年12月22日 农历十一月十九 星期日

冬至这日大雪纷飞。

已经连续三日了,天阴,落雪,但不大,似乎是一种什么花,到了花期,又不是盛期。而冬至这日则是怒放了,放得洋洋洒洒,漫天飞白。只是天不寒,从天上广寒宫来的雪花到了人间,落地即化,一地湿漉漉的。夜里入梦雪花也在飘洒。

哪知,第二天一早,鲜红的太阳跃上了蓝天。天新亮得迷人,太难得,太珍贵了。真想收藏这一份冬的厚礼。

谁料,晴得太猛了。再过一日,早晨起来,遍地都是银白的了。凌晨又下雪了,下到天亮仍然兴味未尽,抖擻撒银。

正午却晴了,出了太阳。但是,不见暖,天寒了。入冬的第一个冷日子是12月24日。

2003年12月22日 农历十一月廿九 星期一

太阳挂在东天和西天一个模样。说清这模样真没有现成的词语。有个比喻恰如其分,却又俗了这轮万人敬仰的太阳——我觉得那太阳活似打在碗里的鸭蛋黄,黄中涵红,红中涵黄,且那红是玫瑰色,那黄闪着亮,却没有往日刺目的锋芒。太阳无芒,是因为漫天是雾,雾消隐了光箭。上午10时过了,雾仍未散尽,天也就一直灰蒙蒙的。

站在二楼的窗台前外望,烟囱里直立着青烟,如一根柱子高高耸起。往日这柔姿万缕的娇魂,没有了风的抚弄,竟然刚直成了汉子。高高直起的烟向上,向上,去那灰蒙蒙中聚会了。

天气是平和而寡淡的,然而,却很冷。坐在楼上写字手凉凉的;看书,手也凉凉的。觉得炉火不旺,暖气不热,便跳过栏杆捅了捅烟囱,让火焰尽情地放纵。

这个冬至,虽不声色俱厉,却冷得够味了,是有点含威不露的样子。

2004年12月21日 农历十一月初十 星期二

阴沉沉了几日,迷迷蒙蒙了几日,好像就是这个目的——落雪。

雪下得不小,昨夜下的,一直下到了早晨,上午也还飘洒了一会儿。今冬不是头场雪了,只是这场最大。似乎前数日的阴沉、迷蒙都是为了迎接这场雪。

和雪同来的还有节令,今日冬至了。从冬至起,进入数九天。

民间有个说法,头九有雪,九九有雪。今年不仅头九有雪,而且,数九的头一天就下了雪,那今后的数九天该是什么样呢?应该留心一下。翻翻前年的笔记,冬至这日也下了雪,影影绰绰记得那年也下了不少雪,只是没有达到九九有雪。就这也印证了百姓民谚其实是一种实践经验的概括。

又有说法,冬至定果木。是说,明年树木挂果多少,决定于今年冬至的天气。那么,看来明年的水果难以丰收了,也应该留点心。

蒲县的表里山河是青铜铸就的铠甲,每道褶皱里,都镶嵌着“精忠”二字的骨血,似有壮士拔剑,在山脉上刻下报国的誓言。听水河的浪涛撞向岸石,都在重复同一句呐喊——以山河为纸,以热血为墨,写尽华夏的脊梁。蒲县的每一寸土地,都把“报国”二字酿成了山河的魂,一抬眼,是山在挺胸,一俯身,是河在壮歌。

站在姑射山的晨光里回望,薛关的石刃还沾着洪荒的晨露,一凿一磨间,便划破了上古的幽暗,那是蒲县文明最初的星子落在听水的波心,随汤汤流水晃了上亿年。蒲县的每一寸土地,都埋藏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密码。那密码的第一笔,是蒲伊子长衫拂过的风——4300年前,当尧还在探寻治世之道时,是这位先贤在蒲县的晨光里开坛,至今还在复述着远古的圣语,把“钦明之思安危”的脉络织进古老的东方大国。

他曾登高观星,将日月交替的规律刻成“民时”,让农人的犁铧深耕这片土地;他曾俯身丈量,把广袤大地划作“九州”,让散落的部落有了最初的“家”的形状。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,却是细水长流的开创——就像听河的水,从那时起就带着文明的温度,滋养着这片土地,也滋养着华夏民族的根。如今走在蒲县的田埂上,仿佛还能听见4000多年前的授道声,轻得像云,却重得撑起了“中国”最初的模样。

蒲县寻根

杨霖华

从历史深处往前走,于柏山之巅遇见另一道炽热的光——那是黄飞虎的忠义。东岳庙的飞檐挑起了金泰和年间的风,殿内,黄飞虎的坐像凝眸千古,细数岁月的刻度,香火的微光印一身铠甲,七世满门的忠魂早已与庙宇共生,一砖一瓦都刻着“义”的铭文,在商周交替的烽烟里不曾褪色。东岳庙于唐朝初建,这份忠义供在香火里,柏树枝丫间的风,都带着“忠”与“勇”的回响。如今庙檐上的铜铃还在响,响的是千年来不变的敬意;殿门前的石阶还在等,等每一个来追根的人,触摸到“忠义”二字最滚烫的分量。

顺着柏山的余脉往下走,便撞进了蒲伊老街的时光里,这里是新中国底色铺就的长卷,斑驳的墙面上,一笔一画都是建设岁月的注脚。今天的蒲县,“蒲伊授道”“飞虎忠魂”的故事妇孺皆知,蒲县人用实际行动传承着蒲伊子“立谷传道”为苍生留根基、为后世留文脉的担当品格。如今的蒲县踩着历史的脚印,始终向前。你看田野里的丰收景象,藏着“观象授时”的古老智慧,也收获着现代农业的甜美果实。

身临蒲县,是在寻根。寻找华夏文明最初的那缕光,寻找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仁与忠。蒲县就在这里,用姑射山的沉稳、听水河的温柔,告诉每一个寻根的人:是姑射山的“文明源”、柏山的“忠义魂”、五鹿山的“自然韵”,借河为带串起古今,让每座山都成了文明的碑,每道水都成了文明的弦。而属于蒲县的故事,正在开启新篇。



东岳庙 图片由AI生成